

## ◎报告文学

## 杨桥春色

纪红军



暮春清晨，空气清新，满眼翠绿，一派生机盎然。我从星城长沙西二环出发，转北二环、湘江北路、芙蓉北大道，拐进一条双向两车道的柏油乡道。此刻的杨桥村，还很静谧，听得见山林里鸟儿清脆的鸣叫，以及村民交谈的话语声。

杨桥村位于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东北部，地处黑麋峰北侧，是一个相对边远的山村，平坦宽敞的柏油路延伸到每家每户，房屋白墙灰瓦，质朴而淡雅。掩映在绿色丛林中的房屋，一会儿悄悄映入视野，一会儿又悄悄从视野中淡出。迤逦蜿蜒的小河虽并不起眼，但潺潺流淌，绵延不断，给山村注入了无限的活力与灵性。

离开乡道，沿着蜿蜒曲折而又宽敞干净的村道继续前行，经过一口清澈的池塘，一座古香古色的房子出现在眼前。

“何物动人，二月杏花八月桂；有谁益我，三更灯火五更鸡。”房屋大门两旁的楹联，让人在体会大雅文风的同时，顿觉一股乡土气息扑面而来。房屋名为：思益书院，是一座有着清代民居建筑风格房子，木质结构，石基青瓦。这是杨桥在思益初级中学旧址上新建的书院，于两年前正式开院。展廊里是一代代前贤事迹展陈，书院西侧的书屋则是摆放整齐、分区分类的各种书籍。

正当我仔细打量这一村级书院时，天色突然暗下来，随之刮起大风，不一会，豆大的雨滴落了下来，越下越大，越下越密，最后变成滂沱大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易泽宏一把将我拉进书院的书屋。

大雨带来丝丝凉意，此刻，我似乎听到每一滴雨滴落的声音，滴在树叶上，滴在房顶上，滴在村民的心灵深处。雨滴似琴弦上跳跃的音符，奏出自然的旋律，生命的律动。

易泽宏已逾知天命之年，中等个头，身材敦实，他告诉我，2017年他当选村党总支书记时，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带领村民搞好乡村振兴。作为在杨桥土生土长、并在村里当了9年村干部的他感到焦虑的是，杨桥是个合并村，村集体经济薄弱，年收入才2.6万块钱，而且村里地理位置相对偏僻，没人愿意来村里投资建设。杨桥未来向何处去？

易泽宏以前从事建筑行业，他从小喜爱阅读，知识面宽，对事物认识较为深刻。他知道，必须对村里发展目标进行科学而精准的定位，才能更有效、更快速、更精准地抵达目标。他结合杨桥历史与现实，将农文旅融合发展定位为杨桥发展方向。

“我们想先建个书院！”易泽宏不断向领导和专家求证。个别对杨桥不熟悉的专家，觉得他的想法不切实际，是异想天开。但他并不气馁，极具耐心且信心满满地向专家解说。他说，早在清康熙年间，先贤就本着“集众思、广增益”的宗旨，在村里开办了思益书院。书院停办后，又分别于清光绪年间和抗日战争时期开办了小学和中学。杨桥耕读之风代代相传，先贤大多崇尚文化，注重精神和品格的养成。在思益初级中学旧址上建思益书院，能更充分挖掘和发挥书院文化的作用。他还说，自清雍正到光绪

这些年我去过许多地方，也见过牡丹，可都错过花期，只观叶未见花。直到今年，才终于在殿春时节的菏泽曹州牡丹园中观得真颜。

没想到牡丹花是如此模样，且不说那灿若云霞的千般色彩娇憨明媚，便是那丰硕如碗口大的花盆也是独领群芳。前一天刚下过一场雨，满园花低垂，绿叶衬托起绽放的牡丹风姿绰约，花瓣上缀着雨滴。在鼻翼下轻嗅，香气不浓不淡，刚刚好。

在菏泽的这几天，我发现牡丹已经深深融入当地的生产生活和文化艺术之中。

在全国最大的汉服生产基地曹县，牡丹图案是汉服的重要元素，马面裙上精美的织锦牡丹花团锦簇，雍容华贵，裙摆旋起间，让人一秒梦回宋风雅韵、明式端庄；曹县木雕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蔡秀芳用灵巧的刻刀将木料化为牡丹如意、牡丹屏凤、牡丹托盘……巧夺天工美轮美奂，彰显出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专家一听，理解了易泽宏的一片苦心，更被这个山村的传奇故事深深感动，主动前来探索挖掘。他们知道，从长远看，乡村振兴也是人才的振兴，而人才的振兴离不开教育和文化的熏陶。看着专家脸上的笑容，易泽宏的解说更加自信而流畅，他进一步说明建书院的目的，一是想让村里的孩子从小就能感受到文化氛围，养成爱读书、会读书的好习惯；二是为村民树立榜样，让大家看看先贤是怎么读书、奋斗、做人的，激发村民的内生力量；三是为村里的产业发展提供一个文化的支撑点，让文化和产业交相辉映。

可是思益初级中学旧址早已成为4户村民的宅基地以及3户人家的自留地。“没钱怎么建书院？”“一个书院怎么产生经济效益？”不少人心存疑惑。但易泽宏却信心满满，他相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正聊着，一名四十出头的男子冒雨跑进书院。“他是村里第三支部的支部委员周春雷。”易泽宏告诉我。虽然近些年周春雷一直在长沙搞家装，但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回村看看。他家祖屋已成为思益书院的一部分，并且是面积最大的那一户。聊到建书院的事情，周春雷说，他平常喜欢看书，更是对杨桥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为傲，所以当易书记跟他说到建书院要占用宅基地的事后，他不仅一口答应，还表示无条件支持。他觉得杨桥建书院既具有先天条件，也是时代的需要，于是主动加入到组织动员工作中。伯伯有些不舍，说不能把祖屋丢掉。周春雷解释，建书院是有益于子孙后代的好事，再说我是党员要带头。伯伯没再说什么。

面对我的称赞，周春雷连连摆手。他说，他家祖屋已不住人了，空在那里也是浪费，其他人家的房子还在用着，都捐了出来，那才叫奉献。周成泽是杨桥的种田大户，种了三四十亩水稻田，还喂了百来只鸡。对于他家来说，放置农具和养鸡的杂屋非常重要，但听说建书院要占用他家杂屋时，他没有丝毫犹豫就捐了出来，不要补偿，也不要租金，唯一的要则是，书院必须建起来，不能半途而废。

在易泽宏他们的讲述中，一座集农耕文化、进士文化、红色文化、廉政文化于一体的书院，完整地展现在了我眼前。

它是一座仿古建筑，更是一座“耕读传家、崇文尚教”的精神坐标。

雨渐渐停了，一团团薄薄的云雾，缭绕在黑麋峰。错落有致的房屋、纵横阡陌的稻田、连绵起伏的山峦、蜿蜒的小河在云雾中模糊又清晰起来，绘就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到我们旅游接待中心去看看。”易泽宏说，“那里要建成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示范点。”他自信的微笑，让我看到了希望与未来。前往旅游接待中心途中，看到工人们正在对村里房屋进行外立面改造。不远处旅游接待中心施工现场，挖土机发出“喀嗒”的声音。

易泽宏有些激动地向我讲述着杨桥农文旅融合发展历程。当时有人问他，杨桥位置偏，基础差，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子只怕走不通。他微笑着回应，怕什么，草鞋没样，边打边像。

磨刀不误砍柴工，他们请了一个专业团队，对杨桥农文旅融合发展做了一个确实可行的规划。“具体落实到村里就是‘三三工作法’。”易泽宏说。“三三工作法”就是三个坚持、三个做到：坚持摸清底子，把集体资产、村民房子、村民创业和就业意向摸得清清楚楚；坚持找准路子，确保耕不抛荒；坚持用好票子，守住廉洁、安全、高效的底线。做到企业有发展，集体有收入，村民有收益。

本着“三三工作法”，从2017年开始他们相继引进滑翔伞、玻璃漂流、山地车等文旅项目。后来，他们的文旅项目发展越来越好，不仅打造成颇有名气的滑翔伞基地，还打造出欢乐谷，里面建设了高山玻璃漂流、步步惊心玻璃桥、丛林穿越、水上乐园等10余个项目。村民收益大幅度上升，村集体经济收入逐年稳步增加，2023年达近百万元。“2024年我们的目标是150万元！”易泽宏说。

来到旅游接待中心施工现场时，滑翔伞基地负责人朱小勇与妻子正在这里眺望不远处的山峦与云雾，规划着基地的未来。朱小勇是名90后，湖南永州人，一直喜欢户外运动。上大学时，他就开始徒步登山，还喜欢攀岩，自驾越野。他告诉我，大学毕业时，他到广东学习了滑翔伞。看到湖南还没有滑翔伞基地，他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自己飞一飞，顺便做点经营。黑麋峰是长沙近郊最高峰，他便来到了杨桥。他刚大学毕业就创业，没有经验，没有本钱，也没有自信，易泽宏不仅主动热情地帮助他，还对他充满信心，满怀期待。一开始，朱小勇的团队才六七人，东拼西凑几十万元，租了几亩农田，挖了一条毛路，就搞起了滑翔伞基地。让村民们没想到的是，几个年轻人和10架滑翔伞，

几年后成了杨桥最大的项目，并在全中国其他地方建了6个连锁基地。

我问朱小勇成功的密码是什么。他从容地说道，要感谢时代，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人们更加注重健康和生活方式，户外运动发展迎来了春天。滑翔伞是户外运动中的新项目，从一开始，他们就在新媒体平台上推介，仅仅一年，他们的账号就拥有了100多万粉丝，并由此声名远播。还要感谢杨桥，这个曾经落后的山村急切渴望发展产业，摆脱困境，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淳朴民风 and 包容思想。杨桥有个理念，为保证产业顺利发展，凡人驻杨桥的企业，只需专注经营，至于土地流转、矛盾纠纷、配套建设等全由村委会解决。杨桥有春天般包容了他的稚嫩与成长。

看着云雾缭绕的黑麋峰，朱小勇感慨地说，杨桥虽然只是个山村，却一直有梦想。村里克服重重困难，调了12亩建设用地，并多方筹措资金，建设旅游接待中心，在此基础上成立村旅游开发公司。有了旅游接待中心的加持，他们离建成中国规模最大的滑翔伞基地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太阳出来了！”中午，我们正在旅游接待中心不远处的“湘味小厨”吃饭，老板娘高兴地叫道。我抬头看窗外，一束束阳光正从云层中射射出来，炸出一缕缕金色的光芒。阳光洒向大地，杨桥展现出一片色彩斑斓的景象。

“湘味小厨”老板娘陈慧的笑容，便是这片色彩斑斓景象中的一个画面。在她忙碌的间隙，我打听着她的创业史。她是80后，娘家就在邻村沙田，爱人是名厨师。从2009年到2016年，小两口一直在西安开饭店。2016年，两头的父母年纪都大了，两个孩子也到了上学的年纪，他们决定回老家。

他们经过深入了解一番权衡后，决定回杨桥。杨桥有着浓厚的耕读文化，还是一片红色热土，孩子的学习与成长不用担心；自己有勤劳的双手、不错的厨艺，家里还有一栋3层半的楼房，加上村里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规划，他们有决心也有信心开好农家乐，并很好地照顾到双方父母。

陈慧告诉我，“湘味小厨”客源较为稳定，收入也较为稳定，年收入保持在二三十万元。家里有稻田和菜地，还养猪羊，公婆帮着打理。一年下来，收入并不比在西安开饭店挣得少，而且在家里打拼，幸福指数也高。旅游接待中心建好后，村子的房屋外立面改造好了，杨桥的环境会更好，游客也会更多，他们的生意差不到哪里去。杨桥这些年先后开起了十来家农家乐。

色彩斑斓的景象中，还有新屋湾屋场、王家庄屋场、韩家坝屋场等形成的一个环状式的美丽屋场集群。这里村庄美化、水体净化、地面洁化、庭院序化、民风淳化，自然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升级版。

桥驿镇镇长李概鹏告诉我，虽然杨桥是桥驿较为偏僻的山村，但这个村却用汗水和智慧，走在了乡村全面振兴的前沿，是典型，也是缩影。

我相信，杨桥的发展，也存在于中国大地的纵横阡陌，看到一座城市的锦绣未来！

神秘的存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许多文明活动都发生在这条神奇纬线上。同样位于这条纬线上的山东菏泽，土壤肥沃松软，略带碱性，湿度温度适宜，为牡丹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千百年来，菏泽人培育出上千种牡丹，也孕育出独特的牡丹文化。近年来，牡丹更为菏泽带来了绿色发展的“美丽”新契机。如今的菏泽，是世界上牡丹种植面积最大、品种最多、产业链最长的核心区，是中国最大的牡丹及其产品出口基地。“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牡丹已经深深烙印在菏泽这片热土之上，成为这座城市的标记。

甲辰龙年，我在菏泽看牡丹，看到一座城市的锦绣未来！

春、寿县，在历史上4次为都，10次为郡。楚国在这里营造了最后一个都城，也在这里，落下了最后的晚照。

楚庄王十七年左右，令尹孙叔敖在安丰塘“下膏泽，兴水利”，主持修建了中国古老的灌溉工程芍陂。站在“天下第一塘”的碑亭下，眼前是看不到边际的浩荡之水。湿冷的风挟雨丝凌波而来，一时衣裙猎猎，凛冽逼人。细雨如织，落在一片决决之上，落在孙公祠的灰瓦小瓦上。更大的雨落在2600多年前楚国的山岭河谷间，涓涓细流奔涌而下，冲决良田屋舍，水过后，土地焦裂干旱连年。孙叔敖因势利导，筑堤束水，灌田万顷。

明万历年间的寿州知州杨澗，也是一个懂雨的人。1573年，杨澗在城墙上修了几处水关水坝，这是形似圆月的筒状坝墙。大雨骤临或城内排污，水便顺着坝壁的石阶旋转而下，只在坝底启闭闸门，于是再大的雨，寿州城依然金汤稳固。

正阳关在寿州城南，是淮水、淝水、颍水交汇之地，有“七十二水通正阳”之说，古往今来，是丰沛的水，成就了正阳关淮南第一古镇之名。下车时，一阵婉转的淮词小曲悠然入耳，进屋，见简易舞台上站着5名青衣女子，手执瓷碟、竹筷和两只酒盅，和着音乐，一边轻轻击打一边脆声吟唱。淮词是流行于淮河两岸的民间小调，过去水上行舟，淮水流处尽歌淮词小曲，伴着淮水吃一盏茶，静静听上一曲，清脆如雨声溅落，婉转如烟霞缥缈，尽是舟楫之声和雨水的味道。

曲声里，抬眼看窗外的原野，一个崭新的春天，在寿州的烟雨中静静打开。

“你看孩子们需要带点啥，我们提前给你备着，你走的时候好带着。”前不久，电话那头的娘，听说我要回国采访全国两会，并顺便回家看看，一时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哽咽起来。去年12月起，中国试行了对包括法国在内的5个欧洲国家单方面免签15天政策，回家的路就更方便地摆在了面前。

我说，不用准备特别的什么东西，还是摊些煎饼带着就行，孙子们也盼着吃煎饼。

巴黎的华侨华人多，卖中国食品的商业也越来越多，许多法国的大商场像家乐福等还设了中国食品专柜。不仅如此，巴黎及周边地区的中餐馆有2万多家，各地风味小吃店也如雨春笋般涌现，豆浆油条豆腐脑都有很多店，但唯独没有一处卖沂蒙山煎饼的。前些年从国内回来，行李箱里装的都是煎饼。我只道我是个庄户胃，虽然吃遍了山珍海味，但最爱还是煎饼。没想到，孩子们一见煎饼也兴奋得叽叽喳喳，一片一片小心地撕下来，问我：“爸爸，我们这是要吃‘纸’吗？”是山东后生没错了，喜欢上了这“纸”一样的煎饼。

听说想要煎饼，娘很高兴。煎饼不是什么贵重奢华的东西，但却是我的筋骨血脉。我小时候全凭煎饼养活。在巴黎，大伙称我是“山东大汉”，都是拜煎饼所赐。在我的家乡沂蒙山，过去最多的农作物是玉米和地瓜。把玉米做成煎饼，我认为为先人最富智慧的一种做法了。因为小麦娇贵，产量低，对我们来说很稀贵。玉米晒好收起来后，可以撑一年。家里挂些玉米，还能成为摄影和绘画里的风景。

用玉米做煎饼，虽不复杂，却也是一个体力活。先是要用石碾把玉米碾成糝子，然后放水浸泡软，再用石磨磨成糊，经过发酵后，就可以用整子烙了，我们叫“摊煎饼”。摊煎饼特别讲究火候。将一勺糊糊倒在整子的中上部，用一个丁字形的被称为“耙子”的东西，将糊糊均匀摊在整子面上。这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耙子是用一根15公分长短的粗棍和一根筷子粗细的细棍组成的。摊煎饼时，粗棍放在糊糊上，然后用手指捻动细棍，在让耙子做自转的同时，抡动整个耙子在整子上转动，这样才能将糊糊均匀摊在整子上。这中间用力要均匀，一气呵成。

摊煎饼是非常辛苦的。因为整子低，通常坐的座位都很低，整个人像是趴在整子上。每天早上，摊煎饼要弯腰抡臂上百次。下面是火烧火燎。冬天还好，夏天就非常受罪。我中学是在县城上的。县城离家20里路，不能每天回去，因此就要准

## 寿州烟雨

张诗群

雨是半夜飘下来的。窗外的浙沥声缠绵又辽远，如百虫密语，似千针坠地，这无边的阔大和潇潇夜雨，把白昼的喧哗摈进了一片幽深之海。此时，古老的安徽寿州城静默着，仿佛楚国的一片舟，停泊在淮水畔。

天明时分，风裹了进来，春寒陡然四起。我们的车沿着淮河，在细雨中驶向正阳关。车内的人都不是第一次来，他们聊着古城的风物，熟稔地说起春申君黄歇和楚令尹孙叔敖与寿州的关联，夹杂其间的淮南方言像石涧欢唱的溪水，跌宕婉转，听上去陌生又亲切。车窗外，春雨笼起寒烟，自空而下，浸满了城郭和山川。倏忽掠过的一片又一片杨柳林仿佛披了一层薄雪，笔直疏朗，霏霏烟白。但也有绿色。南首蓓一大大片涌过来，它们在堤坡上，早春的雨让它绿得幽青。于是想起昨日在报恩寺，隔着半壁砖墙遥遥的一畦寿州香草，像一大块娇嫩的绿翡翠，使灰暗的天空显出几分湿润的柔情。这是一种奇特的植物，它只生长在寿州报恩寺附近。当地人将它制成香囊售往各地，出寿州越淮南，离乡愈远其香愈浓。

此时惊蛰已过，春分在望。早春寿州大地在细雨中沉寂，淮水淝水在窗外不远处蜿蜒流淌，春雨扑面而来，与河水大地相拥，仿佛时空中千万年的相逢。寿州的雨与我家乡皖南的雨是不同的，皖南的雨婉约，寿州的雨则迟重，它落下的一寸土地，都有历史和故都的遗迹，或是淝水古战场，或是蔡侯墓、颍王墓、淮南王墓，因此它从空中飘落的姿势是审慎的、沉郁的，有了分寸和重量。寿州也称寿

## 最忆是煎饼

黄冠杰（法国）

备带几天的饭。娘都得一次给我推够一星期吃的。有一次，我周末回家，看到娘跪在整子前摊煎饼。原来她犯了肺气肿，坐不下，也弯不了腰，就只好跪在那里摊。

煎饼不只是沂蒙山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共和国的大厦上也有一份煎饼的功劳。“沂蒙山人烙煎饼，子弟兵吃了打鬼子……”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饥荒年代，沂蒙山人都用煎饼做出了贡献。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了改革，面食渐渐取代了玉米的主食地位。而现在，煎饼又取代了过去面食的地位，从普通食物变成“奢侈品”了。回到国内，朋友请客，总是拿煎饼诱惑我：“你来，我让他们准备煎饼，这可不是轻易能吃到的。”

娘还珍藏了摊煎饼的耙子，和我说，哪天你回来我再给你摊煎饼。娘身体不好，年龄也大了。其实，现在摊煎饼工具已经改善了，整子都变成电动旋转的了。弟弟两口子就是做这个生意的。因此，现在回家不用娘亲自摊煎饼了，但那煎饼却依然有娘的味道。

3年多没回国，回来自然是忙个不停，留给娘的时间也不多。娘早早去集市买了小米，拿到弟弟那里给我做煎饼。弟弟怕放太长时间，我不敢保存，就赶在我走之前连夜赶出来。这煎饼加入这“亲情”的原料，更能伴我踏上异乡长长的路了。

回到巴黎，孩子们欢呼着拿出煎饼吃起来，我抓拍了视频发到妹妹手机上，妹妹回信息说：“娘看着看着，又哭起来了……”



## 在菏泽看牡丹

吴向杰

下，慢慢吸饱水分，舒展开身体，金黄的茶汤芳香馥郁，饮上一盏口齿盈香，沁人心脾。中医认为常饮此茶，养血养肝，解瘀化郁，美容养颜。新鲜牡丹花瓣做成的菜品，红白娇润，赏心悦目，拈起一箸细细品味，微酸之后开始回甘，称得上色香味俱全。

菏泽的尧舜牡丹产业集团更是将牡丹的价值开发到了极致，成为中国牡丹产业的推动者。在他们的展示中心，我们看到了牡丹的“蝶变”——从一颗种子生长为花苗，雨露滋养后，开出美丽的花，结出累累果实，再变为中药丹皮、牡丹籽油、牡丹花蕊茶、牡丹酒、变为各种各样的护肤洗护用品……

在地球上，北纬35度一直是个

